

王子今 著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王子今 著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王子今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10
ISBN 7-5035-0765-9

I. 毛…

II. 王…

III. ①毛泽东思想: 史学思想-研究

②毛泽东思想-史学-关系-中国

IV. A84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92 千字 印数: 1—8 000 册

定价: 7.50 元

目 录

导 言：历史学者毛泽东	(1)
第 1 章 中国传统史学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基石	(1 1)
一 毛泽东的史学启蒙	(1 2)
二 湖湘文化重史的传统与青年毛泽东的史学热忱 ..	(2 0)
三 青年毛泽东的历史批判精神	(3 6)
第 2 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毛泽东的新历史观	(4 9)
一 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	(5 0)
二 在北京大学的史学讲坛下	(5 9)
三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	(7 2)
第 3 章 走历史必由之路	(8 3)
一 用历史主义看中国社会	(8 4)
二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9 7)
三 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错误思想	(1 1 0)
第 4 章 雄略：毛泽东历史鉴识之一	(1 1 8)
一 星火燎原的历史预见	(1 1 9)
二 枪杆子与政权：中国政治史的启示	(1 2 7)
三 不可沽名学霸王	(1 3 7)
第 5 章 机谋：毛泽东历史鉴识之二	(1 5 0)
一 “强”与“弱”的历史辩证法	(1 5 1)

二	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	(163)
三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172)
第6章	善用：毛泽东历史鉴识之三	(181)
一	陷之死地然后生	(182)
二	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188)
三	无使亲痛仇快	(203)
第7章	历史学者与革命导师	(216)
一	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	(217)
二	一拿就是历史	(229)
三	用历史尺度比量未来	(245)
第8章	毛泽东的史识	(261)
一	用历史的观点看历史人物	(262)
二	中外历史的比较	(273)
三	奴隶们创造历史	(281)
第9章	毛泽东的历史观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289)
一	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	(290)
二	争论是应该有的	(298)
三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	(316)
代结语：	他本人就是一部历史	(341)
后 记		(353)

导言：

历史学者毛泽东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
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
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
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
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骄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

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的翻天覆地的时代，是以这位伟人的姓名为标志的。

他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继承者。

这种创造与继承的成功结合，实现于对于民族历史的超绝的慧悟的基础之上。

1936年，一位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辗转踏上中国西北红星照耀下的黄土地，作为西方新闻记者第一次实地采访并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红色区域内当时充满朝气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和斗争。与毛泽东长时间谈话所得到的资料，是《西行漫记》这部名著中最富有光彩的内容。斯诺在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说，毛泽东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不仅可以“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而且可以使读者“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对于毛泽东本人，斯诺不仅注意到“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而且敏锐地发现了毛泽东异乎寻常的人格力量中历史学素养的作用。斯诺写道：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

研究……

斯诺还为“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①感到惊异。不过，事实上毛泽东关于历史的深厚素养仍主要表现在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与卓异识见方面。

史学是传统国学的主干，实际上长期以来久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成内容。《隋书·经籍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图书分类，其中史部13264卷，竟占到总数31694卷的41.85%！而列于经部中的《尚书》、《春秋》，唐人刘知己《史通》已将其归入史书。北宋年间，参与编写《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的著名学者刘恕，曾经提出古时经书其实也是史书的见解。这种认识后来多得到学界赞同。明代前期，后来予毛泽东以一定影响的大思想家王阳明^②在回答弟子提问时曾经说道：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史”是记述历史事实的，“经”是论述历史规律的，二者本来应当一致，并没有根本的区别。^③胡应麟也曾经提出“夏商以前，‘经’即‘史’也”的意见。^④晚明思想家李贽也以为“‘经’‘史’相为表里”，他说：“《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2页，第65至66页。

② 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代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讲堂录》中，有“阳明格物，思笋生之理”等内容，又称王阳明非“办事之人”而是“传教之人”，肯定其思想文章对社会历史的影响。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3页，第591页。1943年6月，毛泽东在对一位中央领导人致一位民主人士论“人性”的长篇通信的旁批中也曾写道：“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

③ 《传习录》卷一。

④ 《少室山房笔丛》卷二。

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①《春秋》及《诗经》等其实都是相应时代的历史，而《易经》则有后来所谓历史哲学的意义。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说到《春秋》这部书时，也曾经指出：“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清代学者袁枚也曾经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②指出古来儒学理论经典，当时都是史官的记录。稍晚于袁枚的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则更进一步，开宗明义第一句就响亮地提出“六经皆史”的论点^③，他指出，古代“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④，“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⑤

正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中所指出的，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论断，“是在当时被认为最放肆的学说，也是他被后人所最注意的学旨”，这是因为“他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依据历史观点，作为古代的典章制度的源流演进来处理”。^⑥然而，单纯以学术内容说，“六经”之中“《尚书》、《春秋》是史”，其他四经也“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材料”^⑦，其实，或许亦早已成为清醒的学者们的共识。

除经部外，被归入子部、集部的大量古籍无疑也多有属于史学的内容。

① 《焚书》卷五。

② 《小仓山房文集·史学例议序》。

③ 《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

④ 《校雠通义外篇·论修史籍考要略》。

⑤ 《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

⑥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卷，第509页。

⑦ 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经学讲演录》，《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6页，第300页。

明代文史大家王世贞除了强调“《六经》，史之言理者也”，即认为《六经》是史学理论专著而外，还大胆提出了“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论断^①，以为世间一切文化遗存，都应当归入历史学的范畴。

毛泽东极力主张并以亲身实践推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伟大结合。可是就毛泽东本人的人生历程来说，他是较先奠定了国学基础，而后才逐步接触、吸收西学的。他在1915年6月25日致湘生的信中写道：“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至于自修以成就“奇杰”的道路，他又写道：“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②毛泽东自己的所谓“求学储能”^③的努力，实际上也大体重复着相类同的过程。

毛泽东在1915年9月6日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到关于求学“入手之法”的设想：

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

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他认为，“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而“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毛泽东以为，所谓“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当列于首要位置：

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

① 《弁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四。他在《艺苑卮言》卷一也曾说道：“天地无非史而已。”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7至8页。“四十年以后”，李锐《“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东岳论丛》1991年5期）引作“四十岁以后”。

③ 《“驱张”和“自治”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72页。

有此“国学常识”，方可以“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①。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到自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的意向：“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他还说到自己“久思组织私塾”的念头，计划“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②。通过毛泽东1917年冬主持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附设夜学工作的实践，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略通国学大要”，确实以历史学为基本。据《夜学日志首卷》：

十一月九日

是日为夜学开学之期。

当日所记录教员名单，可见：

甲班历史 毛泽东

十一月十日记录“前日在学校图书馆领来参考书如下”，毛泽东领到的是“高小历史教科书及教授法”。此后第五天，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

十一月十四日

甲班上课。……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

及上古事迹。

关于教学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写道：“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③ 14日以后的日志，也有关于毛泽东讲授历史课的情况的记录。

此后，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以不懈的努力丰富自己的历史学识，并且以独特的活发生动的方式，用历史来教育人民。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1至25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页，第105页，第107页。

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以后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架中，历史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曾经这样说：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

恩格斯还曾指出：

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②

恩格斯在总结马克思的伟大历史贡献时说道：“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③。

历史学在所有人文成就中的位置，或许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得以结合的基点之一。

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曾反复强调“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对于取得胜利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除了必须“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外，“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毛泽东指出：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页。

② 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页。

③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至41页。

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

毛泽东自己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研读历史。他不仅对于在中国历来备受重视的政治史具备丰厚的知识并多有独特的卓见，对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军事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等也都有相当高的造诣，甚至就中国科学史、中国神话史、中国教育史、中国艺术史，他也曾经发表过十分精彩的论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的历史学素养，成为他得以“最充分发挥一个具有渊博学识（主要是中国旧学）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领导的威望”的重要条件之一^②。

毛泽东在历史学方面的修养与功力，对于指导人民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事业，体现出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他直接投身创造新的历史的革命潮流，成功领导了改变中国历史文化面貌的民众斗争，这种经历，可以使得他站在新的高度更为透彻地理解中国历史。他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在《达化斋日记》中记录了1915年4月5日与“毛生泽东”谈话的情形，以为虽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杨昌济还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③这种“履历”无疑是有益于历史学研究的。然而毛泽东后来数十年历经风雨的革命斗争实践，更有益于实现他青年时期因历史上某些“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产生的“惟通识之是求也”^④的愿望，从而可以从宏观角度更真切地感悟历史的规律，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大势，在历史科学的一些专门领域，也可以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至534页。

② 李泽厚：《青年毛泽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③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页。

④ 《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自然生发出许多独异的创见。

毛泽东在著名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曾经宣布：“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澈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①他曾经渴望潜心于学术研究。在1920年11月致友人萧子暲的信中，他诚恳地建议对方“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澈”，他还由衷地感慨道：“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②然而毛泽东通过数十年的勤奋研读和斗争实践中的深切体味，其历史学的见解，在通识与新知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许多以毕生精力研究历史的专门的历史学家。

一些学者曾经注意到中国古代关于“水”的观念的文化象征意义。

《老子·德经》第七十八章：“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莫之能先。”以为看似平和的水，其实具有强劲的伟力。《老子·道经》第八章又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所恶，故几于道。”认为水的特性，接近于“道”，即历史的规律。《管子·水地》也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论语·雍也》还记录了孔子这样的话：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水激荡不安的性格，象征着积极进取的历史精神。《论语·子罕》又有后来被毛泽东巧妙化入著名诗词《水调歌头·游泳》中的孔子语录：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孟子·离娄下》说：“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69页。

四海”，孔子于是“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荀子·宥坐》也赞美水“其洗洗乎不涸尽，似道”。《春秋繁露·山川颂》也说道：“水则源泉混混法运，昼夜不竭，既似力者。”可以说，“子在川上”的感叹，透露出传统儒学的历史观。有人从积极的方面分析，认为“孔子的观水”，正是“以它‘逝者如斯夫’的前进，来说明虽是不断的过去，却具有永恒的‘不舍昼夜’的勇迈古今的精神”^①。

毛泽东平生酷爱畅游江河。1966年“史无前例”的运动，就是以他73岁游长江的惊人之举作为总发起的信号。毛泽东在1959年会见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时说，他经常横渡长江，他还游过广州附近的珠江等其他江河。他还打算游黑龙江。斯特朗对毛泽东说，那你就游到俄国去了！毛泽东笑着回答说：“哎，你完全正确！”毛泽东还高兴地挥着手说：如果你们三位允许，我愿去横渡你们的密西西比河。大概另外三位先生——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不会欢迎我去吧！不过，我是个乐观派。^②

如果我们不忽略毛泽东意识中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如果我们不否认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习惯和爱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基本性格、人生态度和世界观，那么，我们就不仅仅会由此联想到毛泽东对于历史的特殊热爱，也可以由此体会到毛泽东从“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始终不曾衰灭的征服历史风浪、参与历史创造、推进历史进程的雄心。

这也是毛泽东超过一般的历史学者的地方。

① 南怀瑾：《老子他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2页。

② 朱子奇：《风吹浪打起宏图——重学〈水调歌头·游泳〉》，《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页。

第 1 章

中国传统史学与青年 毛泽东的思想基石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①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一 毛泽东的史学启蒙

毛泽东八岁开始读书，曾经就读于韶山几处私塾。当他最初以文字形式领略中国文化时，就接触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编定为蒙童课本的普及读物。

有的出版物说到，少年毛泽东在井湾里私塾开始读到《左传》，在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又在塾师毛岱钟、毛麓钟指导下读了司马迁的《史记》，王世贞的《纲鉴》和顾炎武的《日知录》。^①

对于毛泽东最早阅读的史籍书目已经难以确考。不过，所谓《纲鉴》和《日知录》，可能确实如李锐同志所指出的，是《纲鉴易知录》的误写。“中国并没有一种用‘纲鉴’二字作书名的书”，而“《日知录》是一部高层次的学术著作，决不是三家村里小小蒙童的适当读物。事实上也没有人听说过旧时私塾中有过点读《日知录》的事情”。这个误会之所以产生，推想起来，可能是最初接触这些材料的人有关古籍目录的知识不很充足，不知道有一部叫做《纲鉴易知录》的书，抄写时误将它分拆为“纲鉴”和“易知录”了，以为是两部书。“易知录”又被臆改为《日知录》，也并不考虑到《日知录》是否适宜作蒙童读本。也有可能是误抄作《纲鉴日知录》，于是有的研究者引用时又写作《纲鉴》和《日知录》”。^②

清康熙年间编定并印行的《纲鉴易知录》，是一部简明扼要的普及型的中国通史读本，在当时被作为私塾中常用的教材。

① 如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至23页。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也说到少年毛泽东“曾被允许从他的一位堂兄读《左传》”，“后来又从一位堂叔读了《纲鉴》、《史记》、《日知录》等古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15页。汪谢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写道：“早在韶山私塾时，他就点读过《左传》、《史记》和《通鉴类纂》。”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1页。

② 李锐：《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读书》1991年9期。